



2017年1月11日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号、第1989(2011)号和第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转递第1526(2004)号决议所设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的第十九次报告。该报告是按照第2253(2015)号决议附件一(a)段的规定，向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号、第1989(2011)号和第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交的。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本函和该报告并将其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给荷。

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号、第1989(2011)号和第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主席

凯拉特·乌马罗夫(签名)



2016年12月30日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按照第2253(2015)号决议附件一(a)段给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号、第1989(2011)号和第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第2253(2015)号决议附件一(a)段,其中安全理事会请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每六个月以书面形式向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号、第1989(2011)号和第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交全面独立报告,第一份最迟在2016年6月30日提交。

因此,我向你转递监测组根据第2253(2015)号决议附件一提交的第十九次全面报告。监测组指出,报告以英文原件为准。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

协调员

汉斯-雅各布·辛德勒(签名)

##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根据关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和实体的第 2253(2015)号决议提交的第十九次报告

### 摘要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sup>a</sup> 仍处于持续的军事压力之下，这特别是在伊拉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利比亚、尼日利亚和阿富汗。然而，该团体和基地组织关联者继续对国际安全构成复杂多样的挑战。伊黎伊斯兰国成员和支持者在冲突区附近进行了一系列攻击，以此作为对该组织所受压力的反应；与此同时，基地组织关联者也在其各自区域继续开展相当数量的恐怖行动。东南亚以及西非和东非所面临的来自伊黎伊斯兰国或基地组织关联者的风险正在上升。

前往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总体流速看来明显放缓，原因是会员国加强了管制措施以及对这些团体施加的军事压力。虽然会员国继续报告说，在非洲一些地区有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活动，但这些数字大大低于 2014 年和 2015 年期间流向伊黎伊斯兰国核心的人数。一项日益严峻的挑战是回返者和被拦截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sup>b</sup> 这些人的旅行带来一种风险，即这些人的结集可能对特定区域造成相当大威胁。

除了减少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流动外，对伊黎伊斯兰国各种资产流施行的其他制裁措施也已开始生效。这尤其是涉及非法交易从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运出的文物。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会员国就此问题知会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缉获和刑事调查的数量不断增加。

<sup>a</sup> 以列名伊拉克基地组织(QDe.115)。

<sup>b</sup> 因国家当局的努力而被阻止前往冲突地区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

## 目录

	页次
一. 威胁概述 .....	5
A. 伊黎伊斯兰国着重对外袭击和基地组织关联者的复原力.....	5
B. 回返者 .....	5
二. 区域趋势 .....	6
A. 欧洲 .....	6
B. 黎凡特 .....	7
C. 阿拉伯半岛 .....	11
D. 北非 .....	12
E. 西非和萨赫勒 .....	14
F. 东非 .....	16
G. 南亚 .....	17
H. 东南亚 .....	18
三. 影响评估 .....	20
A. 对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和黎凡特人民支持阵线的影响.....	20
B. 对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流动的影响 .....	22
四. 制裁措施 .....	23
A. 旅行禁令 .....	23
B. 资产冻结 .....	23
C. 武器禁运 .....	23
D. 制裁名单 .....	24
五. 对制裁制度提出的法律异议 .....	24
六. 监测组的活动和反馈 .....	25
附件	
一. 制裁名单上的个人提出的或与之有关的诉讼 .....	26
二. 伊黎伊斯兰国核心领导层 .....	27

## 一. 威胁概述

### A. 伊黎伊斯兰国着重对外袭击和基地组织关联者的复原力

1. 伊黎伊斯兰国目前在几个区域处于军事守势，总体上未显示有能力扭转当前持续受压的局面。然而，作为对策，该组织继续鼓励其在冲突区之外的追随者和支持者施行袭击。因此，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持续有一些受伊黎伊斯兰国激励或帮助的袭击发生。会员国解释说，在有些情况下，参与这些袭击的不仅有被伊黎伊斯兰国的宣传“激励”的个人，而且还有深入到与伊黎伊斯兰国的核心一起行动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更大网络，其中一些人受“委托”开展具体的攻击。与此同时，如下所述，许多地区的基地组织关联者不断进行袭击，证明其具有复原能力。<sup>1</sup>

2. 这种威胁的一个具体方面是在关键基础设施、特别是在机场的已被激进化的个人，他们被视为“受信任内线”。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关联者宣称对最近发生的一些恐怖袭击事件负责，这些袭击的施行者或协助者是受信任的内线，他们拥有出入设施场所、得到信息和培训的特殊权利。这些“内线”同情恐怖组织并与其合作施行袭击。例如，一个会员国向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解释说，2016年2月在摩加迪沙发生的对达洛航空公司班机的袭击得到一名机场雇员的帮助，该雇员让袭击者进入机场安全区。这一现象给主要将资源集中用于应对“外来威胁”的会员国带来新的挑战。监测组将与会员国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合作，监测这一现象，并酌情在下一份报告中提出建议。

### B. 回返者

3. 一个会员国指出，它正在处理大批在其领土过境的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回返的人以及被阻止前往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大量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该会员国解释说，这些回返者中许多人拒绝前往其国籍国或居住国，但在法律上也不能强迫他们这样做，除非有针对他们的国际逮捕令。<sup>2</sup> 目前没有关于如何处理这些返回者的国际规则，虽然大多数国家尊重让其本国国民回返的义务，但这并不一定适用于持双重国籍者，也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将协助他们返回。<sup>3</sup> 该会员国报告说，这些回返者因此被允许选择其无需签证即可被遣往的国家。因此，目前的这种局势带有的风险是，回返者集中在某些地区，加剧了这些地区的安全威胁。因此，可能有必要商定一套国际做法，以处理回返者问题。安全理事会似可在今后的决议中应对这一问题。

<sup>1</sup> 全球基地组织成员和支持者数量更难评估，因为该组织使用的征召方法更不透明。然而，这一数字可能很大。据一个会员国估计，总人数可能有数万，分布于60多个国家。

<sup>2</sup> 会员国还指出，航空公司不愿接受不情愿返回的战斗人员，除非有安全护送人员陪同他们。

<sup>3</sup> 第2178(2014)号决议的重点是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从本国前往冲突地区的旅行。

## 二. 区域趋势

### A. 欧洲

4. 伊黎伊斯兰国策划对外袭击的威胁自阿布·穆罕默德·阿德纳尼(QDi.325) 2014年9月讲话以来就已存在,他在该次讲话中针对美利坚合众国和欧洲国家对伊黎伊斯兰国发动空袭而对其发出威胁。此后,伊黎伊斯兰国开展了一种多股出击战略,包括大规模直接袭击、辅助袭击——提供某种形式的指导或协助——和通过宣传激励袭击。

5.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伊黎伊斯兰国未能对欧洲进行任何大规模袭击。这可能是由于各种因素,其中包括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越来越难进入欧洲大陆——因为与土耳其的边界已得到严密控制,在冲突地区的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受到压力和耗去大量资源守卫的领土丢失,而同样重要的是,一系列国家采取了大规模的警察和安全措施,从而在整个欧洲挫败了阴谋活动和有关小组。然而,大规模“有指向的”袭击威胁依然存在。一个会员国报告说,伊黎伊斯兰国派遣了60至90名特工人员进入欧洲,实施巴黎和布鲁塞尔袭击。尚未全部查明和逮捕这些人。

6. 会员国指出,在冲突区的伊黎伊斯兰国成员委托其他战斗人员在其本国施行袭击。例如,Junaid Hussein(未列名)和Reeyad Khan(未列名)(两人都已被打死)等人都曾在线与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境内的人联络,指导他们实施袭击。这类推手似乎是按国家/区域和语言来安排的,并在网上同其原籍国的人一同开展袭击活动。在伊黎伊斯兰国所占领土上的战斗人员具有不同的国籍、语言和原居住地,这增加了他们的全球影响力。

7. 许多受激励施行的袭击最初被报告为“孤身行动者”的袭击,但随后的调查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作案个人得到了其他极端分子或犯罪集团的支持或帮助。伊黎伊斯兰国通过其各种网上宣传,例如Dabiq,介绍各种袭击方法,还提供了简易爆炸装置的设计。2016年12月19日在柏林发生的用一辆卡车袭击圣诞市场民众的做法与2016年7月14日在法国尼斯发生的袭击的方法如出一辙,很可能都是受这类出版物的启发。

8. 一些会员国报告说,欧洲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向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的流入大幅下降,其原因包括多重因素。军事战役、领土丢失和财政恶化,这些局面削弱了伊黎伊斯兰国对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吸引力。此外,欧洲的许多会员国所采取的限制前往冲突地区的措施,特别是土耳其政府最近采取的措施,帮助减少了欧洲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流入。欧洲的一个会员国报告说,虽然仍有一些人试图前往冲突区,但人流量大大减少,从2013年和2014年每月最多100人降至2016年的每月少于5人。就其他会员国而言,2016年期间人流量下降了20%至50%。

9. 正如监测组第十八次报告(S/2016/629)所指出，返回原籍国、可能打算实施袭击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数量，再加上这些国家国内的激进分子，对欧洲的会员国的安全构成日益严重的挑战。这些国家中的一些报告说，他们国家的曾前往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国民和居民 15%至 40%已返回。一些会员国指出，回返者中包括越来越多的女性，目前正在起诉她们。正如所料，会员国表示，这些回返者构成各种威胁。部分返回者构成相当大的威胁，并面临相关的法律和管制措施。但其他许多回返者已对战斗和伊黎伊斯兰国扭曲的意识形态失望，故构成的威胁较低。

10. 总体而言，会员国预计，欧洲剩余的大多数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不会希望被送往其他战斗区。一个会员国报告说，许多人可能不愿意尝试回家，因为担心回去后会被逮捕。因此，可以预期，留在冲突地区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中相当少的人以后会返回。一个会员国估计，这些人约为 10%。但是，他们将会是强硬的战士，其回返会造成很大威胁。

11. 会员国报告，欧洲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对伊黎伊斯兰国来说仍然是一个收入来源。一些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仍持有个人银行账户，并让在欧洲的支持者向这些账户汇钱。伊黎伊斯兰国支持者继续从这些冲突区以外的银行账户取钱并提供给伊黎伊斯兰国的核心。一些会员国还报告，有社会福利金继续汇到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银行账户的情况，并有在欧洲的恐怖分子从已去往冲突区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社会福利基金账户提款的情况。

12. 由于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所持的有效银行账户继续构成风险因素，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指出这一风险，并鼓励尚未采取下述行动的会员国探讨各种可能性，以更好地控制已知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银行账户的活动，并为此目的按照国家法律和条例制定适当的控制措施。

## B. 黎凡特

### 1.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

13. 在过去几个月中，伊黎伊斯兰国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因空袭和地面攻势几经军事挫败。然而，伊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摩苏尔<sup>4</sup> 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Al-Bab 显示出很大的抵抗力，目前仍强势占据着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腊卡。

14. 很难对目前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的数量作出确切的估计。监测组收到了各种估计，战斗人员数量估计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境内 12 000 人至 20 000 人乃至在中东这一更大范围内 33 000 人，其中包括 15 000 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据会员国说，伊黎伊斯兰国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腊卡和伊拉克安巴尔及尼尼微省继

<sup>4</sup> 据一个会员国称，伊黎伊斯兰国在该市似乎根基很深。

续保持着训练能力。一些会员国还强调，伊黎伊斯兰国训练和武装未成年人的危险越来越大。

15. 伊黎伊斯兰国继续采用城市游击战的不对称攻击，使用简易爆炸装置、自杀式车载简易爆炸装置、狙击手和伏击来对抗常规部队。据一个会员国说，平民经常被用作人质。由于空袭，伊黎伊斯兰国保护其军事物资，若不是绝对必要，就不使用装甲车辆和重型武器。<sup>5</sup> 伊黎伊斯兰国继续使用无人驾驶飞机进行侦察和拍摄宣传材料。<sup>6</sup> 此外，2016年10月2日，一架装载爆炸物的无人驾驶飞机在伊拉克埃尔比勒地区炸死两名佩什梅加战斗人员，炸伤两名法国士兵。一个会员国还指出，乱用毒药制作简易爆炸装置的风险增加。<sup>7</sup>

16. 伊黎伊斯兰国的领导班子还调整了指挥策略。据几个会员国说，伊黎伊斯兰国的中央指挥部只制定总体战略，给予其地方指挥官自主行动的余地。一个会员国称，该组织针对进行中的空袭正在试图调整其战斗人员的行动(夜间行动、摩托车、自行车、小型车队)。

17. 伊黎伊斯兰国的内部通信日趋更隐蔽的方法，包括黑网、加密和网络通信。<sup>8</sup> 自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军事行动开始以来，伊黎伊斯兰国核心在开放源码网络的宣传材料逐渐减少。<sup>9</sup> 此外，一个会员国指出，宣传的内容也有明显的改变，越来越侧重军事行动，而较少论及建国理念。Amaq 通讯社(未列名)仍是伊黎伊斯兰国的主要媒体机构之一。一个会员国称，伊黎伊斯兰国还利用下列通讯渠道：Al Furqan 媒体、生活报媒体中心、Ajnad 媒体基金会和 Al-I'tisam 媒体基金会等。

18. 根据若干会员国的评估，阿布·穆罕默德·阿德纳尼之死是伊黎伊斯兰国受到的一个重大但暂时的挫折。他是伊黎伊斯兰国核心集团的宣传头目，并负责该团体的对外行动。据几个会员国说，他直接参与了最近一些重大袭击的策划，特别是2015年11月的巴黎袭击和2016年3月的布鲁塞尔袭击的策划。此外，在2016年8月，伊黎伊斯兰国的宣传和外部行动组织结构遭受双重打击，同时失去其主管阿德纳尼和设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Manbij 的进行外部袭击规划和宣传的活动基地，因为伊黎伊斯兰国失去了对该城市的控制。然而，其中期和长期的影响可能不具战略性，因为宣传和外部袭击力量的组织结构是责任的逐级下传。

<sup>5</sup> 会员国资料。

<sup>6</sup> 会员国资料。监测组以前也报告过这一情况：S/2014/815 第 49 段和 S/2014/770 第 70 段。

<sup>7</sup> 监测组在 2014 年指出过这一风险。见 S/2014/815，第 45 段。

<sup>8</sup> 会员国资料。

<sup>9</sup> 会员国资料，另见：Daniel Milton, “Communication Breakdown: Unravelling the Islamic State’s Media Efforts”, (West Point, New York, 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 at Westpoint, 2016 年 10 月 10 日)可查阅 [www.ctc.usma.edu/v2/wp-content/uploads/2016/10/ISMedia\\_Online.pdf](http://www.ctc.usma.edu/v2/wp-content/uploads/2016/10/ISMedia_Online.pdf)。



19. 伊黎伊斯兰国在黎巴嫩<sup>10</sup> 和约旦的袭击表明该团体的行动能力，即利用其与当地小组的联系来扩大对紧邻地区的攻击。今年约旦境内经历了数次袭击或被挫败的阴谋。例如，约旦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边界过境点发生自杀式攻击，炸死 7 名约旦安全部队人员，伊黎伊斯兰国声称对此负责。

20. 自监察组第十八次报告以来，伊黎伊斯兰国财务情况继续走下坡路，目前的运作处于预算“危机”状态。<sup>11</sup> 因此，它难以征聘新人员，且战斗人员开小差率增加，<sup>12</sup> 它继续任意征收罚金和费用，并且内部腐败和盗窃仍然是一个重大问题。<sup>13</sup>

21. 尽管遭受这些重大挫折，伊黎伊斯兰国仍拥有足够的资金用以继续战斗，留下的战斗人员中许多甚至愿意无偿作战。<sup>14</sup> 监测小组提交关于伊黎伊斯兰国的初次报告(S/2014/815)的两年多后，该组织仍然主要依赖两个收入来源：石油和勒索/“征税”。<sup>15</sup> 根据会员国估计，这两种收入继续占伊黎伊斯兰国收入的 70% 到 80%。<sup>16</sup> 数以千计的能源目标，如石油生产或提炼设施和油罐车，在空袭行动大大受损或被毁。<sup>17</sup> 因此，石油生产和收入大幅度减少，<sup>18</sup> 伊黎伊斯兰国控制的领土内价格波动很大，并出现了燃料短缺。<sup>19</sup> 然而，伊黎伊斯兰国颇能想方设法对付，修复损坏的设备，拆东补西，更换部件。<sup>20</sup>

22. 正如以往所报告的那样，虽然伊黎伊斯兰国已加紧努力进行勒索和“征税”(见 S/2016/629, 第 14 段)，但由于伊黎伊斯兰国丧失领土及其所控制领土上的经济活动继续受损，其“税收”基础缩小，这方面的收入也将减少。<sup>21</sup> 然而，这

<sup>10</sup> 会员国资料。

<sup>11</sup> 会员国资料。

<sup>12</sup> 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的薪金(该团体支出的最大部分)已大幅度减少(见 S/2016/501, 第 9 段)。

<sup>13</sup> 会员国资料。一个会员国报告说，伊黎伊斯兰国的两名财务官于 2016 年 7 月携款逃离伊拉克，分别卷走该团体资金 750 000 美元和 100 万美元。

<sup>14</sup> 会员国资料。

<sup>15</sup> 会员国资料。

<sup>16</sup> 其余部分来自抢劫文物、绑架勒索、外部捐赠、销售农业产品和电力以及贩运人口。会员国提供的资料。

<sup>17</sup> 会员国资料。

<sup>18</sup> 一个会员国提供的资料显示，伊黎伊斯兰国来自碳氢化合物的收入在 2016 年可能减少了一半之多。

<sup>19</sup> 会员国资料。

<sup>20</sup> 会员国资料。

<sup>21</sup> 会员国资料。

一收入来源可能不会彻底萎缩，因为伊黎伊斯兰国的前身伊拉克基地组织也在进行勒索。<sup>22</sup>

23. 还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存在持续的军事压力，伊黎伊斯兰国并未放弃开发利用文化遗址，并继续将稀缺资源投资于在它仍然控制的地区挖掘文物。<sup>23</sup> 最近在国内法院提出的一项起诉称，伊黎伊斯兰国专业化地将所挖掘的文物进行国际销售。<sup>24</sup>

24. 随着其领土上产生的收入减少，伊黎伊斯兰国可能会加紧努力增加原先属于小额的收入来源和(或)试图开发新的来源，并可能再度采取更传统的“类似基地组织”的筹资方法。<sup>25</sup> 特别令人关注的是绑架勒索赎金，恐怖团体将其视为一个“有吸引力”的收入来源，因为赎金额可能相当大，且通常是现金。<sup>26</sup> 随着记者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回到从伊黎伊斯兰国手中解放的地区，绑架勒索赎金的机会将会增加。<sup>27</sup> 随着其他来源的收入下降，外部捐赠、包括以非营利组织之名所得捐赠的重要性可能会增加。<sup>28</sup> 伊黎伊斯兰国还可能会更多地进行各种走私活动(见 S/2016/830 第 6 段)并加强与犯罪组织的联系。

25.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伊黎伊斯兰国丧失领土，其支出也将下降，因为它不再需要维持基本的民用基础设施，这意味着它仍可继续得到的资金将能够细水长流(见同上，脚注 4)。<sup>29</sup>

26. 随着伊黎伊斯兰国核心资金滑坡，伊黎伊斯兰国关联团体正在转向地方收入来源，但在开发内部收入来源方面十分艰难。<sup>30</sup>

## 2. 黎凡特人民支持阵线

27. 据一个会员国说，黎凡特人民支持阵线(努斯拉阵线)(QDe.137)目前约有 10 000 人，其中包括 5 000 名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主要来自马格里布、海湾和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这些区域。此外，该团体的许多成员都是受过训练的战斗人员，

<sup>22</sup> 会员国资料。

<sup>23</sup> 会员国资料。

<sup>24</sup> 美国司法部：“United States Files Complaint Seeking Forfeiture of Antiquities Associated with the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the Levant (ISIL)”，2016 年 12 月 15 日。

<sup>25</sup> 会员国资料。

<sup>26</sup> 会员国资料。

<sup>27</sup> 会员国资料。

<sup>28</sup> 会员国资料。

<sup>29</sup> 据一个会员国说，伊黎伊斯兰国已缩减其行政和社会费用。

<sup>30</sup> 会员国资料。监测组在上一次报告(S/2016/629)中介绍了伊黎伊斯兰国核心向其若干附属团体供资情况。

但在任何特定时间，只有约 800 人正在战斗。2016 年 7 月 28 日，该阵线领导人阿布·穆罕默德·乔拉尼(QDi.317)公开宣布与基地组织分裂，并“重塑品牌”，改名为沙姆法塔赫阵线。在此宣布作出之前，基地组织核心发表了一项声明，似乎同意分离。<sup>31</sup> 据几个会员国评估，“品牌重塑”主要出于战术原因，并不是这一基地组织附属团体意识形态观念根本改变的迹象。努斯拉阵线的收入仍然主要来自外部捐赠。<sup>32</sup> 此外，努斯拉阵线获利于绑架勒索赎金、勒索/“税收”和战争缴获品。<sup>33</sup>

### C. 阿拉伯半岛

28. 在也门，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半岛基地组织)(QDe.129)与也门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相比，仍然规模更大并且更有影响力。会员国评估认为，半岛基地组织目前指挥 1 000 到 2 000 名战斗人员，并有 5 000 到 6 000 名支持者。半岛基地组织与当地部落发展了深厚的关系。例如，该组织能够通过一个代理地方委员会控制 Mukalla 这一港口城镇。Mukalla 的这一情况还表明，该组织提高了治理的基本技能。<sup>34</sup> 在从 Mukalla 撤出后，半岛基地组织一直努力在夏卜瓦、阿塔格和阿比扬确立自己的地位。<sup>35</sup>

29. 在 2016 年 8 月初的军事行动使得半岛基地组织在也门南部和东部地区的影响和据点减少。半岛基地组织战斗人员从夏卜瓦省战略城市 Azzan 撤出，随后在 2016 年 8 月中旬从阿比扬省三个主要城市撤出。但据会员国称，半岛基地组织没有放弃在也门南部重新确立其地位和收复失去的据点。12 月，该团体声称，它已收复了贝达省的一个“战略性”山区。<sup>36</sup>

30. 半岛基地组织在宣传方面也非常积极，主要是通过其阿拉伯语杂志 Masra 进行宣传。<sup>37</sup> 2016 年 7 月 14 日，该组织公布了一段视频，其中展示其在也门南部

<sup>31</sup> Al-Manarah al-Bayda' 媒体基金会 2016 年 7 月 28 日发布的 Ahmed Hassan Abu al-Khayr 声明录音，他被确定为埃曼·穆罕默德·拉比·扎瓦希里(QDi.006)的副手。他解释说，乔拉尼有自由“采取必要行动来维护叙利亚的圣战”。

<sup>32</sup> 会员国资料。

<sup>33</sup> 会员国资料。

<sup>34</sup> 与半岛基地组织 2011/12 年期间对津吉巴尔的控制情况相比较，据几个会员国说，那时该组织未赢得当地居民的好感。

<sup>35</sup> 会员国资料。

<sup>36</sup> 半岛基地组织的 Telegram 频道，“恢复对贝达省 Kasad 山战略要地的控制”，2016 年 12 月 13 日发布的信息。

<sup>37</sup> Alessandria Masi, “基地组织通过提供社会服务比也门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更得人心”,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 2016 年 4 月 7 日。可查阅: [www.ibtimes.com/al-qaeda-winning-hearts-minds-over-isis-yemen-social-services-2346835](http://www.ibtimes.com/al-qaeda-winning-hearts-minds-over-isis-yemen-social-services-2346835)。

所谓的哈姆扎·津吉巴里训练营的特别部队培训。两名半岛基地组织高级成员 Ibrahim al-Qosi(未列名)和 Khaled Batrafi(未列名)在视频中称,“数千名半岛基地组织战斗人员在此种类型的训练营接受了训练,这在不同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并许诺成为“阿富汗训练营的继承者”。<sup>38</sup>

31. 半岛基地组织继续收到大量捐款,包括打着慈善组织的名义的捐款,<sup>39</sup>并能够通过其对 Mukalla 的控制、包括勒索企业获得大量收入(见 S/2016/629,第 24-25 段)。

32. 伊黎伊斯兰国未能巩固其在也门的早期成功,目前在那里有 400 至 500 名战斗人员。<sup>40</sup>此外,由于多个部落持续不断的冲突,也门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可能分成许多分组。<sup>41</sup>尽管伊黎伊斯兰国力量相对薄弱,但却日益将也门军队作为目标。2016 年 12 月,在南部城市亚丁的 Sawlaban 军事基地两次被作为目标。伊黎伊斯兰国声称在一次自杀爆炸中杀害数百名安全部队人员。<sup>42</sup>有迹象表明,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伊黎伊斯兰国核心通过信使将资金转给也门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sup>43</sup>

33. 如前所述(见同上,第 28 段),一些会员国对伊黎伊斯兰国的小组在更大范围的阿拉伯半岛继续存在继续表示关切。在沙特阿拉伯,2016 年 10 月,伊黎伊斯兰国指派的一个小组将吉达的阿卜杜拉国王运动城体育场作为攻击目标的计划受挫。第二个小组计划对首都利雅得西北部沙克拉的安全部队实施袭击;这两个小组显然从伊黎伊斯兰国核心领导人员处得到了直接指示。<sup>44</sup>

## D. 北非

3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利比亚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面临更大的压力,迫使大多数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离开苏尔特市。这清除了该组织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

<sup>38</sup> Bill Roggio 和 Caleb Weiss,“半岛基地组织详细说明特别部队训练营”,Long War Journal, 2016 年 7 月 14 日。可查阅: [www.longwarjournal.org/archives/2016/07/aqap-details-special-forces-training-camp.php](http://www.longwarjournal.org/archives/2016/07/aqap-details-special-forces-training-camp.php)。

<sup>39</sup> 会员国资料。另见美国财政部:“财政部指定主要协助者并且幌子公司向阿拉伯半岛的基地组织提供支持”,2016 年 12 月 7 日。

<sup>40</sup> 会员国资料。

<sup>41</sup> 会员国资料。

<sup>42</sup> “最新消息:亚丁东北部一次殉难行动造成超过 70 名来自也门安全部队的叛教者死亡”,2016 年 12 月 18 日发布的公报。

<sup>43</sup> 会员国资料。

<sup>44</sup> “Saudi stadium terror plot thwarted”, Al Arabiya English, 2016 年 10 月 30 日。可查阅: <http://english.alarabiya.net/en/2016/10/30/Saudi-foils-terror-attack-near-stadium-.html>。

亚共和国以外的一个重要据点。但是，伊黎伊斯兰国在萨赫勒地区增加了人员和活动，从而消解了这一挫折，尽管目前该组织没有获得领土控制。与此同时，尽管存在来自伊黎伊斯兰国的日益激烈的竞争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基地组织关联者在北非继续显示复原力。

35. 在利比亚，经过几个月的密集军事进攻，从伊黎伊斯兰国手中收复了苏尔特。<sup>45</sup> 这一事态发展大大削弱了伊黎伊斯兰国在利比亚的直接威胁，并妨碍其获得资源和行动空间。然而，会员国着重指出，利比亚和邻国受到的威胁远未消除。正如监测组第十八次报告中强调指出的，在苏尔特的失败导致战斗人员溃散，从而在全国各地及更广泛地区传播威胁。对占领苏尔特后流散于利比亚的战斗人员数目的数量估计各不相同；会员国对这些人的数量估计从数百到三千不等。<sup>46</sup>

36. 最近的这些事态发展还可能导致伊黎伊斯兰国在利比亚采取一个典型的基地组织式的工作方式。在这方面，一个会员国报告说，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的附属机构 Ansar Al Charia Benghazi(QDe.146)之间存在和睦关系和初步协调。利比亚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保持了发动袭击的行动能力，2016年12月18日班加西的自杀式袭击显示了这一点，其中数名士兵被杀害。<sup>47</sup> 若干会员国报告说，利比亚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领导人迁往了西南部的 Awbari 地区和南部。

37. 目前还不清楚利比亚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如何继续产生收入。利比亚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在控制领土的同时，能够依靠勒索和“征税”（见 S/2016/629，第31段）；然而，目前该团体在很大程度上散布在沙漠中，只能利用走私路线。<sup>48</sup>

38. 突尼斯仍然是伊黎伊斯兰国和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QDe.014)的行动和宣传目标。本报告所述期间，继续对突尼斯军队进行袭击，尽管强度有所下降。2016年8月30日，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突尼斯分支机构 Uqba bin Nafi 营（未列名）声称在 Jebel Semmama 对突尼斯军队进行袭击。<sup>49</sup> 此外，在12月11日，该团体声称在 Jebel Ouargha 的地雷爆炸中炸伤一些突尼斯士兵。<sup>50</sup> 除了这些攻击，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宣传显示该组织加紧在突尼斯宣传运动的明确意图。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媒体分支 Al-Andalus 媒体基金会 2016年12月3

<sup>45</sup> “Libye:Syrtte officiellement libérée de l’EI”，费加罗报，2016年12月17日。可查阅：[www.lefigaro.fr/flash-actu/2016/12/17/97001-20161217FILWWW00159-libye-syrtte-officiellement-liberee-de-l-ei.php](http://www.lefigaro.fr/flash-actu/2016/12/17/97001-20161217FILWWW00159-libye-syrtte-officiellement-liberee-de-l-ei.php)。

<sup>46</sup> 会员国资料。

<sup>47</sup> “自杀炸弹手在利比亚班加西市导致七人死亡：官方消息”，路透社，2016年12月18日。

<sup>48</sup> 会员国资料。

<sup>49</sup> 2016年8月19日在推特上发布的公报。

<sup>50</sup> “在 El Kef 市附近的 Ouargha 山引爆地雷”，Telegram 上发布的公报，2016年12月11日。

日在社交媒体上播放的视频威胁将对安全部队实施更多袭击，并显示 Uqba bin Nafi 营成员开展的筹备工作。<sup>51</sup>

39. 与此同时，突尼斯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的活动不太密集不应被解释为该团体的威胁已消除。伊黎伊斯兰国 2016 年 11 月 6 日在卡塞林将一名士兵杀害于家中，<sup>52</sup> 并声称对 11 月 15 日在同一区域使 12 名士兵受伤的简易爆炸装置袭击负责。<sup>53</sup> 据会员国称，离开利比亚的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特别是突尼斯回返者，在今后几个月仍将是该国一项重大的风险和挑战。

40. Ansar Bayt al-Maqdis(未列名)继续其在西奈的袭击运动，主要以军队和安全部队成员为目标，也将平民作为目标。2016 年 12 月 11 日，在开罗大教堂的一次自杀式袭击导致 25 人死亡。伊黎伊斯兰国声称，袭击者是其战斗人员，并威胁将在埃及发动更多袭击。<sup>54</sup> 埃及安全部队一直加强其反恐活动，并成功地于 2016 年年中在西奈南部有针对性的空袭中消灭了该团体在西奈的领导人 Abu Duaa al-Ansari 以及 45 名其他战斗人员。<sup>55</sup>

41. 据会员国称，Ansar Bayt al-Maqdis 在 2014 年末宣称效忠伊黎伊斯兰国是一个双赢的做法，这使伊黎伊斯兰国可以将该团体采取的行动归功于自己，并使后者提升其形象。Ansar Bayt al-Maqdis 的一个派别已迁至利比亚，采用新名称并与那里的基地组织关联团体交往。会员国还报告说，Ansar Bayt al-Maqdis 的成员在返回埃及前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已经接受了培训。

## E. 西非和萨赫勒

42. 据会员国称，基地组织关联者继续在马里北部积极活动，并以该地区作为掩护基地，对马里安全部队和国际目标展开攻击、缴获武器和军事装备。此外，穆拉比通组织原派系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QDe.141)、安萨尔埃丁(QDe.135)及其附属组织马西纳解放阵线(未列名)不仅能够保持其在加奥、廷巴克图和基达尔市之间地区的存在，而且还扩大到马里中部和南部，特别是莫普提和塞古地区。此外，它们在马里邻国进行了袭击。<sup>56</sup> 然而，目前看来，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和穆拉比通组织之间的合并(见 S/2016/629，第 34 段)并未转化为实地的主要

<sup>51</sup> “刀光剑影系列：al-Qayrawān 的狮子”，2016 年 12 月 3 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录像。

<sup>52</sup> Amaq 通讯社 2016 年 11 月 6 日在社交媒体上的媒体新闻稿。

<sup>53</sup> Amaq 通讯社 2016 年 11 月 15 日在社交媒体上的媒体新闻稿。

<sup>54</sup> 爆炸新闻：在开罗市中心的殉难行动杀伤近 80 名十字军，2016 年 12 月 13 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公报。

<sup>55</sup> “埃及称杀死涉嫌击落俄罗斯飞机的伊黎伊斯兰国西奈领导人”，今日俄罗斯，2016 年 8 月 4 日。

<sup>56</sup> 在 2015 和 2016 年对巴马科、瓦加杜古和大巴萨姆的酒店发动攻击后。

活动或战略转变。据几个会员国称，其中一些团体获利于车辆<sup>57</sup>和汽油贩运以及绑架勒索。

43. 据几个会员国称，伊黎伊斯兰国正在西非和萨赫勒地区树立其形象，伊黎伊斯兰国最近在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实施的相关袭击显示了这一点。<sup>58</sup> 2016年10月30日，Amaq通讯社发布了一个穆拉比通组织分裂出来的派别在Lehbib Ould Ali、也称为Adnan Abu al-Walid al-Sahrawi的领导下宣誓效忠伊黎伊斯兰国的声明。<sup>59</sup>

44. 不过，会员国尚未看到伊黎伊斯兰国的高层领导接受这一承诺，因此，评估认为该分裂派别构成更高的风险，因为它可能感到为向伊黎伊斯兰国的核心证明其“价值”开展重大攻击行动的压力。事实上，据一个会员国称，这个伊黎伊斯兰国新派别声称对布基纳法索最近的袭击<sup>60</sup>事件负责，并且这可能是最近在尼日尔实施的袭击的原因。

45. 几个会员国解释说，博科圣地组织已经分裂成两个派别。<sup>61</sup> 一个派别继续由阿布巴卡尔·穆罕默德·谢卡乌(QDi.322)领导。第二个派别由该团体的前发言人Abu Musab al-Barnawi(未列名)领导。会员国评估，al-Barnawi派别旨在作为该团体的“西非省”保持其与伊黎伊斯兰国的联系。<sup>62</sup> 据会员国称，Barnawi通过突出强调他与博科哈拉姆组织已故创始人穆罕默德·优素福的意识形态方面密切联系并指责谢卡乌过度使用暴力和实施不分青红皂白的袭击，显示其领导地位。除了这些内部裂痕，会员国强调，谢卡乌派别正受到持续的军事压力，并被遏制在博尔诺州南部和Sambisa森林中。

46. 由于内部分裂和持续不断的军事压力，几个会员国报告称，一些战斗人员决定离开该团体，因为他们的领导人不再能够支付他们的薪金。博科圣地组织的主要资金来源依然是当地同情者的捐款、敲诈和保护勒索、抢劫和抢掠、偷窃牲畜、从事表面看来合法的商业活动(例如扶持串巷叫卖者)和绑架勒索赎金。<sup>63</sup> 这两个

<sup>57</sup> 西非的一个会员国正在调查涉嫌向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关联者供应皮卡的一个交易商的案件。其他会员国对在其他冲突地区向列名实体供应类似车辆的情况表示关切。

<sup>58</sup> 会员国资料。

<sup>59</sup> 由Telegram分发。他个人在2015年5月曾经宣誓效忠伊黎伊斯兰国。

<sup>60</sup> 2016年9月1日在Markoye对海关办事处的攻击和2016年10月12日在Intangom对安全部队的攻击。

<sup>61</sup> 在“人民致力传播先知教导及圣战”名称下列名(QDe.138)。

<sup>62</sup> 会员国资料。实际上隶属伊黎伊斯兰国的Al-Naba报纸，2016年8月2日在Telegram和推特上发表了一份与Barnawi的访谈，其中将Al Barnawi确定为伊黎伊斯兰国“西非省”的“省长”。

<sup>63</sup> 会员国的资料和金融行动任务组-西非反洗钱政府间行动小组-中部非洲反洗钱行动小组(2016年)，“西部和中部非洲的资助恐怖分子行为”(巴黎，反洗钱金融行动任务组)，第10-17页，第33页。

派别在财政方面均受到损失，它们的许多袭击是为偷盗粮食、设备和牲畜这些供应品而实施的。<sup>64</sup>

47. 尽管如此，博科圣地组织仍是一个严重的安全挑战。一个会员国报告称，该组织共有约 5 000 名战斗人员可调用。该区域的几个会员国报告说，它们的一些国民在过去加入了博科圣地组织，并且它们目前的评估是，这些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可能离开该组织并回家，这带来安全风险。然而，大多数博科圣地战斗人员是在当地招募的，一些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是从与尼日利亚博科圣地战斗人员相同的部落社区被招募的。一些会员国还强调指出，博科圣地组织在地方社区中实施了强迫招募。博科圣地组织继续将妇女和未成年人作为自杀炸弹手加以利用，会员国对此表示关切。<sup>65</sup>

48. 若干会员国表示关切的是，博科圣地组织继续努力将其攻击领域扩大到尼日利亚以外，并指出，该组织目前在国外的零星行动中使用简易爆炸装置和自杀式袭击。一些该区域的会员国警告说，博科圣地组织成员可能混入流离失所者和移民流，进入尼日利亚邻国。

## F. 东非

49. 基地组织附属组织青年党(SOe.001)仍然在东非地区具有复原力，并在其索马里领地之外有支持、协助和潜在攻击网络。会员国强调，青年党依赖半岛基地组织的财政、后勤和意识形态的指导。青年党领导人继续实施严格的措施，打击其叛逃者和伊黎伊斯兰国同情者(见 S/2016/629，第 43 段)。一个会员国报告说，青年党迄今清除了索马里南部小组中大部分伊黎伊斯兰国同情者，那些离开的人员与在邦特兰的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建立了联系，并正在寻求加入他们，而一些人员流散到了其他地点。

50. 然而，青年党无法遏制仍然在积极开展活动的伊黎伊斯兰国在邦特兰的小组。例如，2016 年 10 月 26 日，该小组短暂地占领了港口城市甘达拉，该城市是其领导人 Sheikh Abdiqadir Mumin(未列名)的家乡。会员国评估，这种招募加入伊黎伊斯兰国的工作受到索马里部族间动态关系的影响，Darod 部族成员更加同情伊黎伊斯兰国，构成其成员的大部分。<sup>66</sup>

51. 伊黎伊斯兰国已加强努力招募青年党战斗人员，重点是中层成员和情报局行动人员。此外，青年党内部其他较低级别的人员有兴趣加入伊黎伊斯兰国，主要是被较高的薪金所激励。一个会员国指出，伊黎伊斯兰国向其已婚战斗人员每月

<sup>64</sup> 会员国资料。

<sup>65</sup> 会员国资料。

<sup>66</sup> Abdulqadir Mumin 属于作为 Darod 部族一部分的 Marjerteen 小部族。



支付约 80 美元，向未婚的战斗人员支付约 40 美元。这些薪金远远高于青年党支付的每名战斗人员 30 美元的统一费率。<sup>67</sup>

52. 在索马里开展行动的来自东非以外地区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人数有所减少。其原因是青年党内部的争论，此种争论是针对要清除来自区域外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然而，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从邻国向索马里的流动是稳定的，来自该区域会员国的战斗人员约 1 500 名。<sup>68</sup> 一个会员国向监测组报告，该区域大多数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流动是在人口走私网络的协助下进行的。

## G. 南亚

53. 监测组在其按照第 2255(2015)号决议提交的第七次报告(S/2016/842)中指出，在过去 12 个月伊黎伊斯兰国在阿富汗东部丧失了大量领地。在 2015 年它的影响力达到顶峰时，伊黎伊斯兰国能够最多暂时控制楠格哈尔省的 9 个地区。但是，它的影响现已减至最多三个半地区。该团体夺取和控制领土的能力，也因与塔利班战斗人员对地方影响力、尤其是资源、资金和人力资源的争夺产生的冲突而受到影响。几个会员国向监测组确认，阿富汗境内的一名伊黎伊斯兰国领导人 Hafiz Saeed Khan(未列名)在 2016 年 7 月 26 日一次空袭中被打死。

54. 几个会员国向监测组报告说，阿富汗东部的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人数已经降至大约 1 600 人，其中约 700 名是外国人，主要驻扎在楠格哈尔省的 Deh Bala、Kot、Achin 和 Naziyan 等地区。<sup>69</sup> 约有 200 人驻扎在库纳尔省。阿富汗官员解释说，伊黎伊斯兰国保持重组和重新向其于 2016 年失去的多个地区渗透的能力。事实上，一个会员国最近报告说，阿富汗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共有约 2 000 名至 3 500 名，并且尽管在 2016 年遭受严重损失，这一数字并没有显著下降。<sup>70</sup> 伊黎伊斯兰国仍然能够从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地区招募，并且阿富汗越来越多的难民人口可能会提供人数众多的招募对象群体。一个会员国指出，伊黎伊斯兰国意识到这一可能性。从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来到阿富汗的不同国籍的伊黎伊斯兰国回返者或迁移者的人数很少。

55. 阿富汗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资金较为紧张，只能勒索当地居民，并曾一时不得不停止向其战斗人员付款。但是，缺乏资金似乎不妨碍其野心，若干会员国指出，该团体似乎装备精良，使用军用等级的爆炸物在喀布尔实施简易爆炸装置袭击。

<sup>67</sup> 会员国资料。

<sup>68</sup> 会员国资料。

<sup>69</sup> 见 S/2016/629，第 18 段，其中估计战斗人员人数少于 3 500 人。

<sup>70</sup> 据会员国称，一些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在库纳尔省、努尔斯坦省、拉格曼省、巴达赫尚省和巴格兰省、昆都士省和扎布尔省开展行动。在阿富汗北部，伊黎伊斯兰国与 Jundallah(未列名)合作，该组织与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有关联。

56.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基地组织战斗人员、尤其是那些表明忠诚于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的小组，为塔利班团体发挥了更加积极的辅助作用。几个会员国解释说，基地组织战斗人员担任塔利班团体的专业指导员，在设计简易爆炸装置方面更是如此。除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以外，会员国对话者解释说，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QDe.010)的战斗人员继续在阿富汗北部作为一个可识别的独立群体交战。一个会员国称，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也开始使用另一个名称——“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并且该运动分裂出来的团体似乎企图渗入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其他中亚国家。

57. 为逃离由于“Zarb-e-Azab”行动对其施加的军事压力而迁移到阿富汗的效忠于基地组织附属团体、包括虔诚军(QDe.118)和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QDe.132)的战斗人员(S/2015/648, 第2段)，继续在塔利班团体内战斗。一个会员国报告说，伊斯兰圣战运动(QDe.130)活跃在与孟加拉国交界地区，并在该区域内与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和虔诚军合作。据一个会员国称，在2016年2月，6名伊斯兰圣战运动武装分子嫌疑人员被关押在达卡，他们曾计划在达卡施行袭击。

58. 一个会员国报告说，该区域的基地组织核心领导人过去9年大批被杀，现在只是徒有虚名。基地组织领导人艾曼·穆罕默德·拉比·扎瓦希里(QDi006)没有向附属组织派遣任何人员或送交任何资金，并发现很难与它们通信。尽管基地组织核心人员知道他们无法离开该地区，他们仍然希望塔利班取得成功，他们可以“搭乘”这一成功。

## H. 东南亚

59. 东南亚的情况依然令人严重关切，伊黎伊斯兰国将该地区、特别是菲律宾南部视作另一个潜在行动区。尽管截至撰写本报告时，伊黎伊斯兰国没有正式宣布在东南亚设“省”，<sup>71</sup> 但伊斯尼隆·托托尼·哈皮隆(QDi.204)已被指定为伊黎伊斯兰国在菲律宾的“埃米尔”。<sup>72</sup> 过去一年，伊黎伊斯兰国更加注重把东南亚作为潜在的招募地，以地方语言开展了针对该区域的宣传(见S/2016/830, 第20段)，会员国表示，伊黎伊斯兰国的威胁势头正在增强。一个会员国称，伊黎伊斯兰国针对该区域<sup>73</sup> 的大肆宣传表明，伊黎伊斯兰国一直在试图加强对东南亚同情者的招募和号召。

60. 令人关切的是，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在指导和资助该区域的恐怖袭击中发挥作用。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三名伊黎伊

<sup>71</sup> 一个会员国称，在菲律宾尚未达到设“省”的先决条件。

<sup>72</sup> 哈皮隆领导阿布沙耶夫集团(QDe.001)在巴西兰省的派别以及伞式集团 Dawahtul Islamiyah Waliyatul Mashriq(未列名)。一个会员国提供的信息。

<sup>73</sup> 包括宣传东南亚战斗人员的视频和当地语言出版物。

伊斯兰国重要的印度尼西亚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Bahrun Naim(未列名)、Bahrumsyah(未列名)和 Abu Jandal(未列名))<sup>74</sup> 与印度尼西亚境内的网络和个人——包括 Abu Bakar Ba' asyir(QDi.217)和 Aman Abdurrahman(未列名, 在押的极端主义神职人员)——有联系, 上述三人正在或曾经参与策划袭击活动。<sup>75</sup> 已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发生了与伊黎伊斯兰国有关的袭击, 其中包括: 2016 年 1 月, 伊黎伊斯兰国一个关联团体的成员在雅加达制造爆炸; 2016 年 7 月, 一名 Bahrun Naim 关联人员在印度尼西亚中爪哇一个警察局发动了自杀爆炸袭击; 2016 年 7 月,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马来西亚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 Muhammad Wannady Muhamad Jedi(未列名)指导在马来西亚实施了 Movida 爆炸事件; 2016 年 9 月, 在菲律宾发生了达沃市场爆炸事件, 该事件是哈皮隆的阿布沙耶夫集团(QDe.001)派别、Maute 团体(未列名)和 Ansarul Khilafah Philippines(未列名)合作的实例。<sup>76</sup> 此外, 2016 年 1 月雅加达袭击事件的资金是通过一个国际汇款机构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转出的。<sup>77</sup>

61. 区域恐怖主义团体的资金来源还包括犯罪活动, 如绑架勒索、<sup>78</sup> 走私宝石、伪造护照以及盗窃汽车和摩托车; 通过小商店在网上筹资; 通过社交媒体募捐(使用多个银行账户收集并转移小数额资金); 以慈善组织之名募捐。<sup>79</sup>

62. 回返者也是东南亚会员国关切的问题。迄今为止, 大多数来自东南亚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仍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sup>80</sup> 不过, 威胁依然存在, 回返者人数将会增加, 他们回来后有更强的发动袭击的能力和动力。这些作战人员可能会到菲律宾南部避难, 像以往一样, 若当地极端分子与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勾结, 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sup>81</sup>

63. 东南亚业已成为其他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目的地。在印度尼西亚波索, 已有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东突伊斯兰运动)(QDe.088)有关联的中国维吾尔族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在试图加入当地恐怖主义分子时被逮捕, 或与当地恐怖

<sup>74</sup> 一个会员国称, Abu Jandal 可能已被杀。

<sup>75</sup> 会员国资料。

<sup>76</sup> 会员国资料。

<sup>77</sup> 会员国资料。另见 S/2016/830 第 21 段。

<sup>78</sup> 绑架勒索是阿布沙耶夫集团多年来筹集资金的首选办法。然而最近, 仍未加入伊黎伊斯兰国的 Radulan Sahiron(QDi.208)领导的阿布沙耶夫集团在苏禄的派别越来越多地从事绑架勒索活动。不过, 哈皮隆派从 Sahiron 派的绑架勒索活动中获利。一个会员国提供的信息。

<sup>79</sup> 会员国资料。

<sup>80</sup> 会员国资料。

<sup>81</sup> 会员国资料。

主义分子混杂在一起时被打死；<sup>82</sup> 在菲律宾南部，已确认存在来自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甚至摩洛哥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sup>83</sup> 另一个要考虑的问题是，随着伊黎伊斯兰国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继续节节败退，许多非东南亚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选择不返回原籍国，东南亚可能成为他们转移的首选目的地；从而把冲突“出口”到该区域。一个会员国称，非东南亚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要求被遣送至他们无需获得签证的东南亚国家已形成趋势。

### 三. 影响评估

#### A. 对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和黎凡特人民支持阵线的影响

64. 监测组在第十八次报告中，阐述了切断伊黎伊斯兰国同国际金融部门联系的国际努力，其中包括伊拉克政府采取行动，公布了伊拉克境内有问题的外汇行和汇款公司(S/2016/629, 第 54 段)的名单。一个会员国称，公布这些名单使伊黎伊斯兰国无法获得数百万美元资金。此外，2016 年 12 月，一个会员国在国内指出代表伊黎伊斯兰国进行交易的几家金融服务企业。<sup>84</sup>

65. 此外，监测组继续强调说，伊黎伊斯兰国经常使用专门成立的媒体机构，如 Amaq 通讯社、Furqan 媒体机构、“生活报”媒体中心、Ajnad 媒体基金会或 I'tisam 媒体基金会，以传播讯息，号召追随者并鼓动发动袭击。因此，这些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协助了伊黎伊斯兰国的行动。

66. 为加大努力，按照第 2199(2015)号决议的要求，不让伊黎伊斯兰国进入国际金融体系，并扰乱伊黎伊斯兰国的行动，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鼓励尚未这么做的会员国提出列名建议，主要针对代表伊黎伊斯兰国进行交易的知情金融机构、伊黎伊斯兰国的主要宣传机构等协助者。

67.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监测组继续与会员国、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国际刑警组织)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合作，重点关注削弱伊黎伊斯兰国从走私古董和文物中获利的能力。数个会员国向监测组和教科文组织报告了调查并缉获来自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文物的行动。<sup>85</sup> 一个会员国就伊黎伊斯兰国贩运的一枚金戒指、两枚金币和一个石刻提出了民事没收起诉，正在

<sup>82</sup> 值得注意的是，臭名昭著的以波索为基地的东印度尼西亚圣战者组织(QDe.150)领导人 Abu Wardah(又称 Santoso)(未列名)已在一次行动中被印度尼西亚安全部队打死。

<sup>83</sup> 一名摩洛哥制造炸弹的教员在菲律宾南部被打死。会员国资料。

<sup>84</sup> 美国财政部“财政部制裁伊黎伊斯兰国高级资金提供者以及两家金融服务企业”，2016 年 12 月 13 日。

<sup>85</sup> 根据现有报告数据，在全球范围内，会员国已就这一问题开展了约 150 项刑事调查。

追回这些据信价值数十万美元的文物。<sup>86</sup> 会员国和教科文组织称，监测组关于工商实体面临的挑战的特别报告(S/2016/213)中概述的问题依然存在，特别是如何识别来自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文物，以及如何建立专门的执法能力(同上，第 30-31 段)。继续就这一问题交流信息对监测组和教科文组织的工作至关重要。

68.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鼓励尚未这么做的会员国继续向委员会以及包括教科文组织和监测组在内的相关利益攸关方报告，说明缉获 2003 年后从伊拉克和 2011 年后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非法拿走的文物的情况以及就此开展的刑事调查。

69. 数个会员国强调，提高对运输和销售此类文物所涉金融交易的了解，将使走私文物的调查受益。可采取的第一步是，会员国在依照金融行动任务组建议 1 开展国家风险评估时，酌情与文物部门互动协作。

70.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鼓励尚未这么做的会员国在依照反洗钱金融行动任务组建议 1 开展国家风险评估时，酌情考虑第 2199 (2015) 和 2253 (2015) 号决议说明的恐怖主义资金流，包括与走私文物有关的资金流。

71. 监测组还继续与会员国和相关利益攸关方讨论执行制裁措施的意外后果。<sup>87</sup> 一个深入研究了人道主义行为体面临的挑战的会员国强调，商业银行的去风险化作法<sup>88</sup> 仍是在伊拉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等地区开展活动的人道主义行为体面临的重大挑战，因为这些地方被认为是“高风险”地区。这种情况越来越多地迫使人道主义行为体利用非正规渠道划转业务资金，不仅使会员国相关当局不能充分了解相关资金流，而且可能为意欲滥用人道主义行为体以资助恐怖主义的居心叵测者提供掩护。监测组将继续与会员国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合作监测这一现象，并酌情在下一次报告中提出建议。

72. 努斯拉阵线“重塑品牌”，更名为沙姆法塔赫阵线，这可能给实施制裁制度带来挑战。两个会员国评论说(见上文第 27 段)，这种玩世不恭的“品牌重塑”旨在使该团体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其他团体合作，可能使人们更难以把该团体同其他团体区分开。

<sup>86</sup> 美国司法部，“美国提出起诉，要求没收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有关的文物”。

<sup>87</sup> 第 2199(2015)号决议第 30 段。

<sup>88</sup> 反洗钱金融行动任务组(金融行动任务组)称去风险化现象是金融机构为规避风险(而不是管理风险)，终止或限制与客户或某类客户的业务关系。为解决规避风险问题，金融行动任务组于 2016 年 10 月发布了关于代理行制度的指南。

## B. 对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流动的影响

73. 所有向监测组报告的会员国都强调，向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流动大幅放缓，这是自 2014 年以来的第一次。虽然其他冲突区、如非洲部分地区似乎继续吸引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但这些区域的人数过去一直远远低于流向伊黎伊斯兰国核心区的人数。

74. 一个会员国报告说，预计许多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可能继续呆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因为许多打算离开的人已经离开。多个会员国称，一些剩余人员可能在战斗中被打死，因为这些作战人员的伤亡率很高。其他人会在无人治理地区内迁移，加入其他团体，因为伊黎伊斯兰国已在军事上受到削弱。这些“迁移人员”将带来重大安全风险，因为同已离开冲突区的其他回返者相比，预计这些人受到的激进化影响将会更持久。

75. 会员国突出说明的一个问题是双重国籍者的回返。数个会员国表示，它们大概知晓一些有第二国籍的国民已成为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目前可能在伊拉克或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但由于这些人已从第二国籍国离开，关于其身份的信息不一定在所有相关会员国中分享。如果这些人决定离开冲突区，但不返回他们启程前离开的国家，而是返回第二国籍国，这会带来潜在的安全风险。减轻这一风险的有效措施是，会员国就有不止一个国籍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身份交流信息。

76.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鼓励尚未这么做的会员国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如果它们知晓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拥有不止一个国籍，与相关会员国接触，确保交流潜在回返者的身份信息。

77. 数个会员国指出，就高风险回返者和潜在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而言，核查国民身份证件特别困难。这些人可能使用虚假或篡改的身份证件。国际刑警组织维护着一个调查网络电子文件和信息系统数据库，数据库内有“国家和国际组织签发的真实旅行及身份证件的图像、说明和防伪特征。”<sup>89</sup>

78. 为提高会员国官员对国际刑警组织维护的调查网络电子文件和信息系统数据库的认识，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鼓励尚未这么做的会员国鼓励国家相关官员尝试使用数据库，以查验回返者和潜在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身份证件。

## 四. 制裁措施

### A. 旅行禁令

79. 监测组继续与会员国和相关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反恐主义委员会执行局和反恐执行工作队互动协作，以提高对伊黎

<sup>89</sup> 见 [www.interpol.int/INTERPOL-expertise/Databases](http://www.interpol.int/INTERPOL-expertise/Databases)。

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的认识。在这方面，监测组参加了几次为会员国官员举办的讲习班。此外，监测组还参加了在加拿大举行的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旅客身份识别方案专题讨论会及便利小组的会议，以提高对第 2178(2015)号决议第 9 段的认识。监测组还参加了全球打击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联盟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工作组的一次会议。

## B. 资产冻结

80. 监测组继续与反洗钱金融行动任务组及其区域机构以及相关私营部门利益攸关方合作，以提高对制裁制度的认识。此外，监测组支助举办并参加了 2016 年 12 月关于资助恐怖主义的特别会议，会议由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 1267(1999)号、第 1989(2011)号和第 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同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联合举办。这次会议汇聚了金融行动任务组的代表和相关会员国的官员。监测组还参加了全球打击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联盟打击伊黎伊斯兰国融资小组的会议。

## C. 武器禁运

81. 过去几年，监测组与世界海关组织密切合作处理一系列问题，例如将起爆管、导爆索和遥控开关纳入“全球盾牌方案”，将联合国制裁规定纳入世界海关组织/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的《预报旅客资料指导方针》，以及打击走私从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非法拿走的文物的活动。

82. 监测组还确定了海关机构在执行联合国制裁措施方面面临的其他挑战。这涉及向海关机构提供个人或实体的标识数据。虽然海关机构通常有权要求提供额外的交易相关文件，以核对是否可能存在代表名单所列人员或实体行事的个人或实体，但必须参照观察和风险清单核对这样的信息。因此，如果海关当局未被纳入国家反恐系统，其作用将依然有限。如果没有所涉个人或实体及其有关人员的名称和地址，不可能查明并处理其货物的运输。监测组将与世界海关组织、国际刑警组织和会员国合作，制定可改进反恐机构和海关机构交流信息的备选办法。

## D. 制裁名单

83. 秘书处目前正在最后敲定把“刑警组织-联合国安理会特别通告”的链接纳入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的所有条目。监测组欢迎增加这一重要功能的工作，这将不仅有助于提高会员国官员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对存在特别通告的认识，而且能够使用户更快地获取在特别通告中列入的生物鉴别数据。

84. 为确保所有利益攸关方知晓这一新功能，监测组建议委员会授权秘书处在项目完成后向所有会员国传播有关这一新增功能的信息。

## 五. 对制裁制度提出的法律异议

85. 2016年12月，关于 Mohammed Al Ghabra(QDi.228)就其在欧洲联盟的列名提出异议的案件，做出了有利于欧洲联盟委员会的明确裁决。<sup>90</sup> 监测组在先前报告(S/2015/441 和 S/2014/770)中讨论了该案的重要性，因为该案涉及在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上依然被列名的个人，而欧洲联盟法院先前审理的对列名提出异议的案件往往涉及已除名的人员。

86. Al Ghabra 先生就其在欧洲联盟的初次列名提起的诉讼因失去时效被驳回，<sup>91</sup> 不过，法院确实逐条审议并驳回了他就欧洲联盟委员会决定维持对他在欧洲联盟的列名提出的各项申诉。因此，在裁决中，既有支持欧洲联盟实施对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的制裁制度的措辞，<sup>92</sup> 也有支持安全理事会多年来为加强正当程序采取的措施的措辞。特别是，法院确认并似乎积极地评价欧洲联盟委员会和制裁委员会就列名理由进行的交流，以及监察员办公室作为向申请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上除名的人提供的救济手段发挥的作用。<sup>93</sup> 法院强调，申请人没有用尽所有可用的补救手段。法院认为，申请人无须联系监察员，但他不这样做是没有“合理理由”的，法院的结论是，这样的举动“无助于减轻(对他的)合理怀疑”。<sup>94</sup> 法院还审议了制裁委员会向欧洲联盟委

<sup>90</sup> 综合法院(第三分庭)的判决，T-248/13 号案件，Mohammed Al-Ghabra 诉欧洲联盟委员会(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欧洲联盟理事会辅助)，2016年12月13日。

<sup>91</sup> 同上，第45段。

<sup>92</sup> 裁决的一项消极内容是，法院认定，欧洲联盟委员会完成对列名审查所用的时间(超过四年)不合理。然而，这一结论没有对案件产生决定性影响，因为法院认定拖延未损害申请人为自己辩护的能力。同上，第56和61-63段。

<sup>93</sup> 同上，第75、177-179、190、191段。

<sup>94</sup> 同上，第177-181段。



员会提供的列名理由，认定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包括联合王国提交的支持性证据)足以支持这些理由，故这些理由有“特别牢固的事实基础。”<sup>95</sup>

## 六. 监测组的活动和反馈

87. 2016年6月至12月，监测组开展了25次国别和技术访问。监测组继续宣传制裁制度，为此参加了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欧洲联盟、全球反恐论坛、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等举办的35次国际大会、会议和讲习班。监测组还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上海合作组织建立了联系。监测组还举行了两次情报和安全部门区域会议，重点讨论伊黎伊斯兰国、基地组织以及东南亚和西非与之有关联的个人和实体构成的威胁。监测组提高了与会各部门对可能把制裁制度用作国家反恐战略组成内容的认识，并鼓励在本区域开展更加密集的信息交流以应对威胁。

88. 监测组继续与金融、能源、文物交易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部门的实体和协会开展合作。监测组在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关于简易爆炸装置的会外活动中介绍了武器禁运的情况。监测组还参加了信通技术促进和平基金会和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举办的几次讲习班和一次特别会议。在这些活动中，监测组提高了人们对制裁制度规定和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的认识。监测组与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密切合作，根据第2253(2015)号决议第97段的要求，编制秘书长的法定报告。监测组依然是反恐执行工作队的活跃成员，并参加了工作队的工作组。

89. 监测组欢迎通过1267mt@un.org对本报告提出反馈意见。

---

<sup>95</sup> 同上，第177段。

## 附件一

## 制裁名单上的个人提出的或与之有关的诉讼

1. 下文说明监测组所了解的待决或近期已结案的涉及《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上的或已被委员会从名单中除名的个人和实体的法律诉讼情况。

## 欧洲联盟

2. Mohammed al Ghabra(QDi.228)针对欧洲联盟委员会提起的寻求撤销对其采取的限制性措施的诉讼已因丧失时效被综合法院驳回。<sup>a</sup> 申请人可选择提起上诉。

3. Al-Bashir Mohammed Al-Faqih、Ghunia Abdrabbah、Taher Nasuf 和 Sanabel 救济机构有限公司(均已除名)对欧洲联盟委员会提起的诉讼被综合法院驳回。<sup>b</sup> 综合法院认为,委员会已履行义务,根据各方所作的评论和提供的证据,认真和公正地审查了支持列名的各项理由的充分性。综合法院还认定, Sanabel 救济机构与诉讼程序无关,因为它已不复存在。该案已提出上诉并在欧洲法院待决。<sup>c</sup>

## 巴基斯坦

4. 在 2003 年的一项不利裁决引起巴基斯坦政府提出上诉后, Al Rashid Trust (QDe.005)就对其适用制裁措施一事提起的诉讼仍在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待决。 Al-Akhtar 国际信托基金(QDe.121)提起的类似诉讼仍在省高等法院待决。<sup>d</sup>

5. 除了上文提到的两个案件,巴基斯坦救济基金会(以 Al-Akhtar Trust International 的别称被列名)一名受托人就冻结他的银行账户提出起诉。<sup>e</sup>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6. 联合王国就对其一项决定的司法审查提出的异议进行抗辩,该决定涉及根据基地组织制裁制度列名列下个人: Abdulbasit Abdulrahim、Abdulbaqi Mohammed Khaled 和 Maftah Mohamed Elmabruk(均已除名)。案件目前正在进行,审理的内容涉及秘密证据的使用。<sup>f</sup>

<sup>a</sup> 综合法院(第三分庭)的判决, T-248/13 号案件, Mohammed Al-Ghabra 诉欧洲联盟委员会(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欧洲联盟理事会辅助), 2016 年 12 月 13 日。

<sup>b</sup> 综合法院(第七分庭)的判决, T-134/11 号案件, Al-Faqih 等人诉欧洲联盟委员会, 2015 年 10 月 28 日。

<sup>c</sup> C-19/16P 号案, Al-Faqih 等人诉欧洲联盟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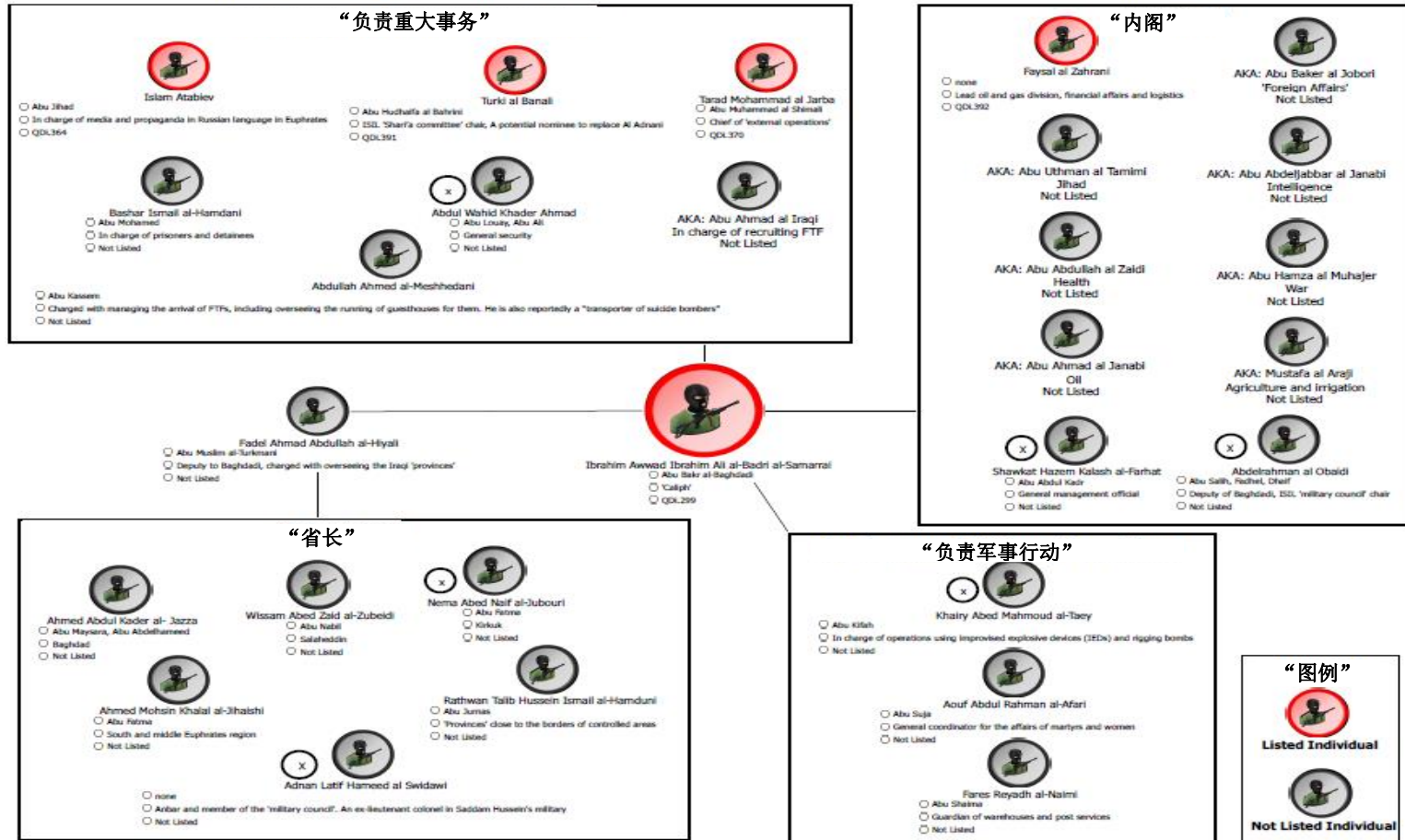
<sup>d</sup> 巴基斯坦提供的信息。

<sup>e</sup> 巴基斯坦提供的信息。

<sup>f</sup> 联合王国提供的信息。

# 附件二

## 伊黎伊斯兰国核心领导层<sup>a</sup>



<sup>a</sup> 依据一个会员国提供的信息。关于有 X 标记的个人，还有第二个会员国提供的信息。